

词汇 趣谈

语文知识读物



SIHUIQUTAN



67621/07
词 汇 趣 谈

李 贻 钧 关 澄 著
江 天 孙 宝 镛



少 年 儿 童 出 版 社

词 汇 趣 谈

李廣鈞·关 澄 著

江 天 孙宝镛

庞先健 插图

陆震伟 装帧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排版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75 字数91,000

1981年12月第1版 198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60,000

统一书号: R9024·5 定价: (四)0.32 元

前 言

我们日常说话、看书、写文章，都离不开语言。说话是口头语言的运用，看书、写文章是书面语言的运用。语言是人类重要的交流思想的工具，为了把思想表达得准确、生动，使人喜闻乐见，我们必须学好语言。

你知道吗，语言是由三样东西构成的，那就是：语音、词汇、语法。通常人们把这三样东西叫做语言的三要素。在我们运用语言的时候，这三样东西是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语音是语言的表现形式，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语法是语言结构的规律。“这鸡很好(hǎo)吃”和“这鸡很好(hào)吃”的意思不一样。“好”的读音变了，词义也就不一样了，第一个“好”是形容词，第二个“好”是动词，两句话的语法关系也不一样了。可见语言这三个要素是互相协调、互相制约的。然而，我们在学习语言的时候，却可以把语音、词汇、语法分开来分析研究，以便深透地掌握它。这本书讲的是语言的建筑材料——词汇问题。

一所建筑物的好坏，决定于很多方面，但建筑材料的优劣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一个人的语言修养如何，也决定于很多方面，但词汇丰富不丰富是很重要的一环。同样的事情，同样的道理，有的人讲出来，写出来，人家就愿意听、愿意

看；有的人讲出来或写出来，人家就不愿听，不愿看。什么道理？这和运用词汇有关系。

我们在一两岁的时候就学话了。开始，从父母和其他人那里学会一些普通的、简单的词语；随后，从接触更多的人当中，从看过的一些书籍中，又学到了更多一些词语。这是积累词汇的自然过程，今后这个过程还要继续。积累的词语越丰富，讲话、写文章的选择余地越大，语言才能表达得更加生动有力。为了正确地理解和掌握词语，并有效地运用它们，我们应该把大量的自然积累的感性知识上升到理性知识，也就是应该了解词汇系统的构成，各种词义现象，词汇的来源、发展、变化等方面的知识。

我们在掌握有关词汇的一些知识的时候，有一点要弄清楚：语言中有些固定单位是由几个词组成的，但它的作用跟词一样，也常做句子的构成成分，这就是平常所说的成语、惯用语等等。我们也应该认真学习。

这本书就是想给青少年朋友们讲一些有关词汇的基础知识。在写法上，采用了随笔的形式，比较注意知识性和趣味性的结合，寓知识于情趣之中。也许这样能使大家在不太感到困难的情况下吸收一定的理性知识。是否真正做到了这一点，还需要靠实践来检验。请大家读完这本书以后，把你们的意见和要求来信告诉我们。如果能为青少年朋友们学好语文做点有益的工作，我们将感到莫大的欣慰。

作 者

1981年5月

目 录

语言的建筑材料	1
“杜拾遗”与“杜十姨”	6
比翼双飞	12
戴帽穿靴	16
词汇中的长寿者	20
“豆”是豆子吗	23
词也可以兼职吗	27
“池水深”和“感情深”	31
“钉钉子”和“碰钉子”	36
“朝潮朝落”和“长涨长消”	39
“大同而小异”	43
“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	49
各有各的对象	53
生死相反 阴阳对立	56
从“矛盾”说起	60
“杜鹃”是花还是鸟	64
同音双关	67
词的感情	71

亦庄亦谐 雅俗共赏·····	76
词汇的古今·····	81
取其精华 弃其糟粕·····	86
“声言随地改”·····	90
词的旅行·····	95
现成话·····	101
“烂鱼”岂能“充数”·····	106
智慧的结晶·····	110
州官田登的忌讳·····	115
眼中拔钉·····	119
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123
数字的妙用·····	127
音阶的神通·····	132
仙鹤与野鸭子·····	136
“一江水”还是“半江水”·····	139
各有各的特色·····	143

语言的建筑材料

宋朝人陈善，在《扞虱新话》中讲过一个故事。有个人在庭院中挖了个池子养鱼。每当他在池边弹琴的时候，就往池子里扔一些饼屑之类的食物，让鱼儿争着来吃。弹琴的人一直这样做，以后，就是不扔食物，鱼儿一听见叮叮的琴声，也都浮上水面。别人不知道鱼浮上来是为了找食吃，竟然说这位琴师象瓠（hù）巴一样，他的琴声能招引鱼来。故事里说的瓠巴是古代传说中有名的琴师。《列子·汤问》中说：“瓠巴鼓瑟，而鸟舞鱼跃。”《荀子·劝学》中也说过：“昔者瓠巴鼓瑟而沉鱼出听。”

列子和荀子的说法很神秘，好象鱼真能欣赏音乐。陈善把这个秘密揭穿了，鱼儿不过是为了获取食物罢了，但是，当时陈善还说不清琴声在这里起了信号的作用。

为什么鱼儿一听到琴声就上来找食物呢？这是因为弹琴人每次扔食物都弹琴，久而久之叮叮的琴声和食物在鱼儿头脑中形成了联系。琴声便成了食物的信号。鱼儿一听到琴声，于是就浮上来猎取食物。这种条件反射是在生活中逐渐巩固下来的。一个司机，只要看见红灯，就会把车停下来；一只孔雀，只要看见花花绿绿的东西，就开屏，展示它那美丽的



“衣裳”。张大婶的猪听到“肋肋肋”的叫声就来吃食，李大妈的猪听到“咯呢咯呢”的叫声才来吃食，她俩给猪形成的条件反射不一样。这些条件反射都不算高级，它们都是通过听觉、触觉、视觉等等的联系作出的一种反应。

人同一般动物不一样，他除了具有一般动物共同的条件反射之外，还可以用词来代表具体的现实的刺激物，形成条件反射。《二程全书·遗书二上》有一段话，说有个农夫曾经被老

虎咬伤过，以后，别人一提到虎，他就惊慌得不得了。农夫为什么会“谈虎色变”呢？因为“hǔ”这个声音是“虎”这个词的形式，它的内容就是这个词的意义。“虎”的词义概括了这种动物的特征。凡是见过虎的人，一听到这个词，就会想到

这种动物，想到它的形态和它吃人的本性；受过它伤害的人，一提到“虎”，更格外地吃惊。这种条件反射较高级，它是通过词，间接地和概括地反映了对象。前边说的那种条件反射，是以具体的物象作为引起反射的信号；后边说的这种条件反射，是以词作为信号的信号引起的条件反射。这就告诉我们，词是语音形式和意义内容统一起来的不能分割的整体。

词除了这个重要的特征之外，还必须能够独立运用。“智”和“慧”都是声音和意义的结合体，是不是词呢？它们在古代汉语中是词，可以独立运用。“臣闻不知而言，不智。”（《韩非子·初见秦》）“周子有兄而无慧，不能辨菽麦。”（《左传·成公十八年》）在现代汉语中需要组成“智慧”、“智谋”、“慧眼”等才能成为既有意义又能独立运用的词。“白”和“菜”是两个词，结合成“白菜”就是一个词了，因为它产生了一个新的特定的意义，所以就可以作为一个词来独立运用了。它不等于“白”和“菜”两个意义的简单相加，它专门用来指称“白菜”这个事物。即使另外有一种菜，白得很，也不能再叫它白菜了。因此，我们可以说词是有一定意义的、能够独立运用的、最小的语言单位。

让我们做一个有趣的练习，来加深对词这个概念的理解。“爸爸写文章”是用三个词组织而成的一句话。“爸爸”、“写”、“文章”这三个词都是声音和意义结合的整体，都能独立运用到句子中去，成为句子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我们分别换成“妈妈织毛衣”，“哥哥看小说”，“姐姐听音乐”，“弟

弟踢皮球”，“老师讲故事”等等，并能正确指出这几个完整的句子是由哪些词组成的，那么我们就初步懂得了什么是词了。

可是，词又是做什么用的呢？让我们先来打一个比方。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那金碧辉煌的故宫，雕梁画栋的颐和园，还有那巍峨耸立的天安门城楼和雄伟壮丽的人民大会堂，不知吸引了多少中外游人流连忘返。当人们啧啧赞叹这些壮丽的建筑物时，却往往并不注意那些作为建筑材料的砖、瓦、沙石和木料。其实，没有这些看上去不显眼的建筑材料，即使建筑师的构思再巧妙，再高超，也只能是纸上谈兵。语言也是一座特殊的建筑物，它所用的建筑材料，既不是砖瓦，也不是沙石和木料，恰巧是词。词按照一定的语法规则组织起来，就成了语言。

一个孩子在刚刚学话的时候，就好象在准备建筑材料，往往是零零星星地说些个别单词。“妈妈”、“宝宝”、“糖”、“给”、“哭”等等。慢慢地，他会把一些词连成简单的话，“妈妈给糖”，“宝宝不哭”之类。这就好象盖了一两间简单的平房。再进一步，他会说出“妈妈给糖，宝宝不哭；妈妈不给糖，宝宝就哭”这样比较复杂的句子，这已经是盖二三层的楼房了。随着建筑材料不断增多，思维能力不断提高，组织能力不断增强，他就会成段地讲话，成篇地演说，这就是盖摩天大厦了。你看，词不就是语言的建筑材料吗？

我们从小学到中学都上语文课，相当多的时间用在识字、构词、造句、作文上。其实，这就是在不断积累语言的建筑

材料，不断掌握组词成句的规则，以提高我们运用语言的能力。我们应该重视丰富词汇，只有建筑材料积累得相当多，我们才能说出准确、鲜明、生动的话来。



“杜拾遗”与“杜十姨”

语言中，每个语言成分都是由声音和意义两个方面结合成的，词也是声音和意义统一起来的。说汉语的人，听到一个人说“niǎo”(鸟)，我们就能知道指的是有翅膀、有羽毛、能飞的一种小动物；听到“zǒu”(走)这个声音，也会了解是指两腿交替慢慢向前移动的现象。但是为什么“鸟”要用“niǎo”的声音来表示呢？为什么“zǒu”这个声音又是表示“走”呢？什么样的声音和什么样的意义结合在一起，有必然的联系吗？没有，因为英语中的“鸟”叫做“bird”，“走”叫“walk”。如果有必然联系的话，大家对事物和现象的称呼，也就必然都一样了，那倒真省事了，用不着对中外语言进行学习交流了。正因为声音同意义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所以相同的声音可以表示不同的意义，相同的意义也可以用不同的声音来表达。

传说明朝的时候，有一天，江南秀丽的西子湖滨非常热闹，在古老的杜庙前，熙熙攘攘的人群簇拥着从远郊来送圣象的人。大家诧异地注视着，议论着：为什么给杜甫庙送来个女圣像？为什么匾额上题的是“杜十姨”？忽然人们恍然大悟地哄笑起来。那些虔诚的善男信女，瞅着这群亵渎圣像的

人，很不满意，他们恭恭敬敬地向庙门走去。啊！“诗人杜甫祠”五个醒目的大字一下子映入眼帘。在人们的哄笑声中，远道而来的朝圣者惶惑地扛着匾额和圣像离去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明朝有个叫杨用修的人，曾对一位乡村的老学究说：“杭州有座杜拾遗庙”。这话，激起了那位迂腐的老先生敬仰神祇（qí）的诚意。他以为庙中供奉的是晋代好喝酒的诗人刘伶的贤惠妻子杜十姨，没想到人家称呼的是唐代诗人杜甫的官衔“拾遗”，所以闹出了笑话。这个笑话是否真有其事，那位学究是否真的那么憨痴，我们不去管它。这里要说的是，“拾遗”与“十姨”两字同音，的确可以造成误会。“拾遗”是官衔的名称，而“十姨”是亲属的称呼，两者的意义截然不同，但表达两者的声音却完全相同。这就是说，不同的词义可以用相同的声音表达，相同的声音可以寓以不同的意义。因此，如不看字形，又没有上下文联系，完全可能造成误会，闹出笑话。类似的现象还有“lǐ mào”，光听语音不知道是“礼貌”还是“礼帽”。“行程、形成”，“守法、手法”，“复述、负数”等这一对对的词，都是用同一声音表达不同意义的。

相传明朝末年的古音韵学家顾炎武，住在朋友傅青主家。有一天，已经日照三竿，他还未起床。傅青主就在门外幽默地喊道：“汀茫久矣！犹酣睡耶！”顾炎武听不懂，奇怪地问：“您说什么？”傅青主故意装作不解地说：“怎么不懂呢？您精通古音，竟忘了‘天’本来说‘汀’，‘明’本来说‘茫’啊！”说罢，二人都哈哈大笑。这就是意义相同又可以用不同的声音去表

达。

同一意义的词，古今的声音形式可以不一样，就是今天，同一事物在不同的地方，它的名字也可以不相同。试想想，“玉米”的名字可多啦！东北叫“苞米”，四川称“苞谷”，广东说“黍米、包粟”，闽南叫“金豆”，闽北叫“苞萝”，上海称“珍珠米”，山东说“棒子”。至于它在外国的名称，更是一国一个样，数也数不过来了。可见，声音和意义之间是没有必然联系的。

战国时期的荀子在《正名篇》里说得好：“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谓之不宜。”这句话的意思是：事物的名称无所谓本来合适不合适，大家给它命了名，得到了共同的承认，形成了习惯，就叫合适；不合于共同习惯的，就可以说不合适。

怎么理解“约定俗成”呢？邓拓的《燕山夜话》记载“烤”的形成过程，对我们有所启示。北京西城宣武门内原来有一家著名的“烤肉宛”。店里有齐白石老人题写的一个招牌。在“清真烤肉宛”与题名之间，夹注了一行小字：“诸书无烤字，应人所请，自我作古。”意思是一切历代文献、辞书上都没有“烤”字，我在这里答应主人的请求，就算是自造的罢。后来有人好奇地写信去问语言学家朱德熙。朱德熙回信说：“烤”在《说文解字》中没有。《广韵》和《集韵》里有“爇”字，音“考”，注释为“火干”，《集韵》里简化为“煨”，应当就是“烤”。我国收集字数最多的《康熙字典》里也没有这个“烤”字。看来，这个“烤”字，确实象白石老人说的那样，“诸书所无”。至于

白石老人之前，是不是有人这么写过，需进一步考证。总之从“煇”到“烤”逐渐被社会公认了。今天，不仅北京人熟悉这个“烤”，就是别处的人，一般也将用火烘干的动作写作“烤”，可见“烤”已成为“约定俗成”的了。

我们用已经“约定俗成”的词作为语素再去造新词时，新词与原来的语素就并不是毫无关系的了。

古书记载：鲁国的国君，曾让孔子的弟子宓（mì）子贱去治理单（shàn）父。子贱告辞的时候，请鲁君拨给他两个写字好的人。鲁君答应了。子贱到了单父以后，就让写字好的人书写典章文献。可人家开始写时，子贱却从旁拉扯人家的胳膊肘，写出的字很难看。写字的人不知是怎么回事，很害怕，于是请求回去。返回以后，就把这件事一五一十地告诉



鲁君。鲁君思考一会，颇有感慨地对写字人说：“子贱叫你写字，又从旁干扰你，让你写不好，这是暗示我不要干扰他去很好地治理单父。”然后便令有司（官吏）不要擅自向单父征兵收税，于是子贱把单父治理得很好。

我们现在在书面语里看到的阻挠别人作事的“掣肘”一词就是这么来的。“掣”当牵引讲，“肘”是胳膊肘。显然“掣肘”这个新词是在原有的“掣”与“肘”这两个词的基础上形成的，词的意义与词的声音没有本质的必然联系；但同时还必须明确，新词的创造是拿已有的词儿作基础的，所以必然多少有些瓜葛。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有了理解新词的基础。我们见到“螺丝钉”这个词，根据已有的知识，首先知道它是钉子一类的东西，再和水里的螺丝相联系，“螺丝钉”的用途和形状，人们就可以理解了。不过，这一点儿纠葛，绝不能标志事物的本质。你看，“脚踏车”是根据用脚踏这一点起的名，可“脚踏”却不是它所标志的事物的本质，运送货物的“三轮车”不也用脚踏吗？“自行车”，是从不凭借外力得名，然而不借外力的车又何止“自行车”一种！“火车”、“摩托车”、“汽车”都不靠外力。这说明“自行”虽然和人们骑的车子不是全然无关，但又绝非必然的本质的联系。

任何一个词，既经社会公认标志什么事物、现象，就固定下来了，就是经过约定而俗成了。这时，无论什么有权威的人，也不能随便改变它。大家知道，秦朝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名字叫“嬴政”。由于他有无上的权威，人们就得避开用这两个字，甚至声音相近的也要避讳。当时便把“正月”改叫